

一百

卷一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無成之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影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日在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箴，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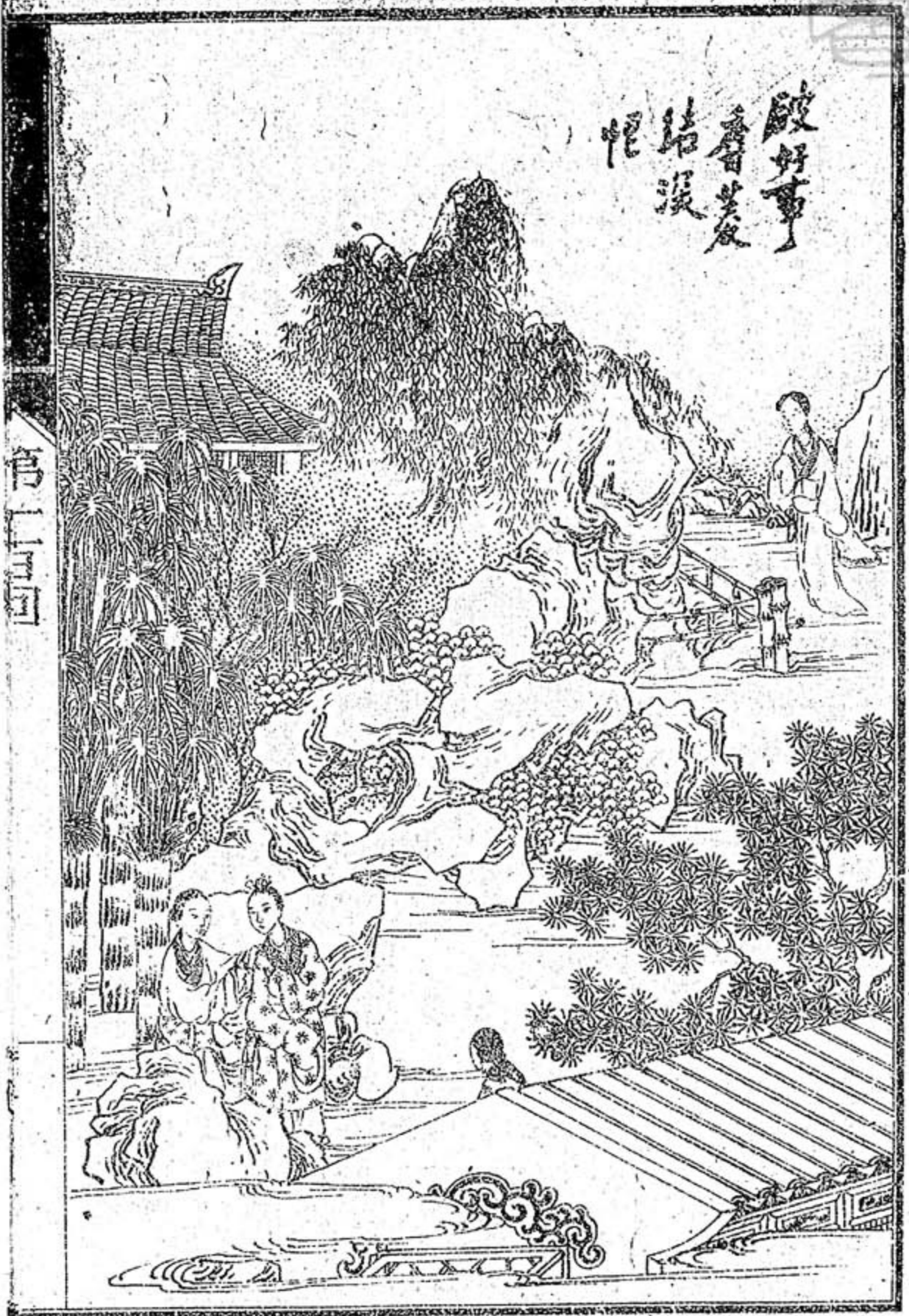
此書能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一百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被一時之筆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天
圖
書

殿好事
香簪
結淡
帽



高
山
圖

第九十九回

卓工千

悲遠嫁
寶王
感離情



評補圖大觀 卷一百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王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著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著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膽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望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著等信且說薛姨媽為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化了多少銀錢才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

李十兒借此行私大為可惡

以上結賈政任上並薛蟠官司周璇求親一段文字
以下接寫薛府事即從薛蟠官司遞下

薛家爲這場官司家道已中落矣

將香菱事一提

薛姑娘自是平允之

世有不肖如大哥哥真不值寶姑娘一唾

如姨媽者誠不易處之境

言之固然卻又言之

好個日進紛紛的與旺人家弄得一敗塗地以至於此彼擁厚其源而不自檢束者尙

於薛家當舖中見夥計之沒良心但夥計們那竟曹先生申之以誓

此等人遍地皆是寶婿娘何所見之不廣耶

部嚴審又託人化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著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著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著親戚們的勢力化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盡心的了化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裏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著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裏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裏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裏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嚇的了不得所以

才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當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帳目人家該搭們的搭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著說道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裏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拏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裏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料著京裏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拏南邊公分裏銀子並住房折變纔穀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誑信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著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著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著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搭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兄弟急難中是一個沒有

樹倒猢猻散豈獨薛
氏爲然
我們那個到底是那
一個

作親未及數月居然
我們那一個起來還
要替他遮飾數語實
似亦未能免俗耶

外慮方深內訌又起
薛姨媽真無刻安甯

盤所守不得活算
嘗已非一日矣
等光景過
等光景過

淫婦心腸條條理出
避之爲吉反照香菱
捏破
此婦不死蟻兒必難
贖罪
不雅乎其爲嫂而難
乎其叔
不知此等婦人其心
居於何等真禽獸不
如
就此觀之蟬菱二人
不能謂其無情
淫婦心腸偏有此許
多周折然寫來卻都
在情理中

寶蟾真是助紂爲虐

致挨凍受餓家裏這點子衣裳家貨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
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裏該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
好跟著媽媽過去。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拏些過來。料我們那個也沒
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我哥哥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
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著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嚇個半死兒。
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
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法沒了。依靠
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著。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邊屋裏
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有活的分兒了。嗒們如今索性鬧
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拌一拌。說著。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
氣得薛姨媽白瞪著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
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裏的了。你兩口兒好好
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著。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
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釵嚇得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蟠在家。他便

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蟠住房前過。或故
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蟠在家。特問房裏何人。有時遇見薛蟠。他便妖妖喬喬。
嬌癡癡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嗔。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
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蟠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蟠卻止躲著。有時遇見也不
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瞧越愛。越
想越要。那裏還看得出薛蟠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蟠有什麼東西。都是託
香菱收著。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
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蟠卻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氣。都攔在香菱身上。卻又恐
怕問了香菱。得罪了薛蟠。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
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
得的。嗒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吃。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裏去。那臉上紅
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嗒們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
奶叫你問他什麼。什麼。要。你。問。他。什。麼。
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裏就出來了呢。他
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嗒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嗒們

此亦老人機心情語

從商量探春事寫入
迎春近來一段苦况
接續難開

回去別說我苦其苦
更甚過人不淑且
打瓜命矣夫
其苦至此只得付之
於命而已

觀書者三此亦憐然
淚下其人喚無可
奈何

趙老實真別有肺腸
然三姑娘於生我之
情亦未免太為棄置
宜其作此想也

一生沒經紀人開口
便令人嘔惡不知作
者如何摹想出來

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著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
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
做官的誰保得住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
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
著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嗒們使了他家的
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记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了頭
藏在耳房裏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著幾
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裏所招
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著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
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
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了頭還不如我想探了頭雖不
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
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著老爺也不肯將就買母道有他老子作
主你就料理妥當揀過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著是寶

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裏叫苦我們家裏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
今又要遠嫁眼看著這裏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
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
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用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裏說
道我這個了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了頭還不濟況且伏
上水護著別人他擋在頭裏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淨想
要他孝敬我不能穀了只願意他像迎了頭似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著一面跑
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裏
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
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著毫無道理
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生氣忿忿的自已去了這裏探春又
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已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
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裏來著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
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是他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

妙在不坐實是有的
不似他種小說於此
等處喜寫得靈驗有
據

可知寶玉之叫紫鵲
非一次矣故此番從
賈母一過一轉道之

了雪雁

關結鷓鴣等

自今以往寶玉哥
隨皆懸矣

一寸情腸真就不起
許多恨事宜其以痛
淚傾洩之

將近來不得意事從
寶玉口中中結一遭
是文章提認處
寶哥已回頭近岸矣

其實寶兄弟不過求
其常常熱鬧而已原
無別個想願然在寶
口口中不能不作此
說
其意若曰若寶兄弟
要雷姊妹在家我家
論大雷也不肯把我
論與姊妹亦有花自
芳哥子在

是喜聚不喜散則無
他意

定心丸恐不能醫此
等之症

裏想著罷了。只是那夜卻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
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
必是那裏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
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鵲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鵲心裏不願意。
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嘆氣的。
寶玉背地裏拉著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鵲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
裏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
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
著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鷓鴣哥等。小了頭。仍服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
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
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裏講
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阿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嚇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
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
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

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撞著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
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
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拏話解勸。寶釵擺著手說。你不用
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著寶玉道。據你的。心裏。要這些姐姐妹妹。都在家裏。陪到你老
了。都不要為終身的事麼。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法。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
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諱天下。獨是你一個人喜
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為的是明理。怎
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
都邀了來。守著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為什麼散的。這
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著他的嘴。道。又胡說。纔這兩天
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慢慢的聽他兩
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卻明白。但只是
心裏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
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裏明

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著，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綉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卽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補寫薛蟠家業消磨，周匝細密。

薛蝌東西俱託香菱收放，又時常說話縫洗衣服。金桂妬心已不可耐，因愛薛蝌隱忍不發，是文章到極緊處轉放寬一法。

若非香菱無心走出，薛蝌既不可聽從金桂，又不便聲喊叫破。此時殊難擺脫，故借香菱驚散，既使薛蝌脫身，又爲積怨地步。

因探春親事於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況，是趁勢補筆法。且爲迎春將死根由。

開發雪雁省費煩文，仍畱紫鵲生出後文。

襲人要探春不必辭行，寶釵要探春好爲箴諫。兩人不同，其憐愛寶玉則一。然畢竟寶釵所見高出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金桂一把拉住薛蝌，恐無此事。前文七十七回，吳貴家的拉寶玉，僕方以爲疑，而效尤者又起。側聞西方有獮，其類有牝無牡，見男子必執與合，人面獸心，詎曰無之。

此回仍是乙卯年，已交秋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終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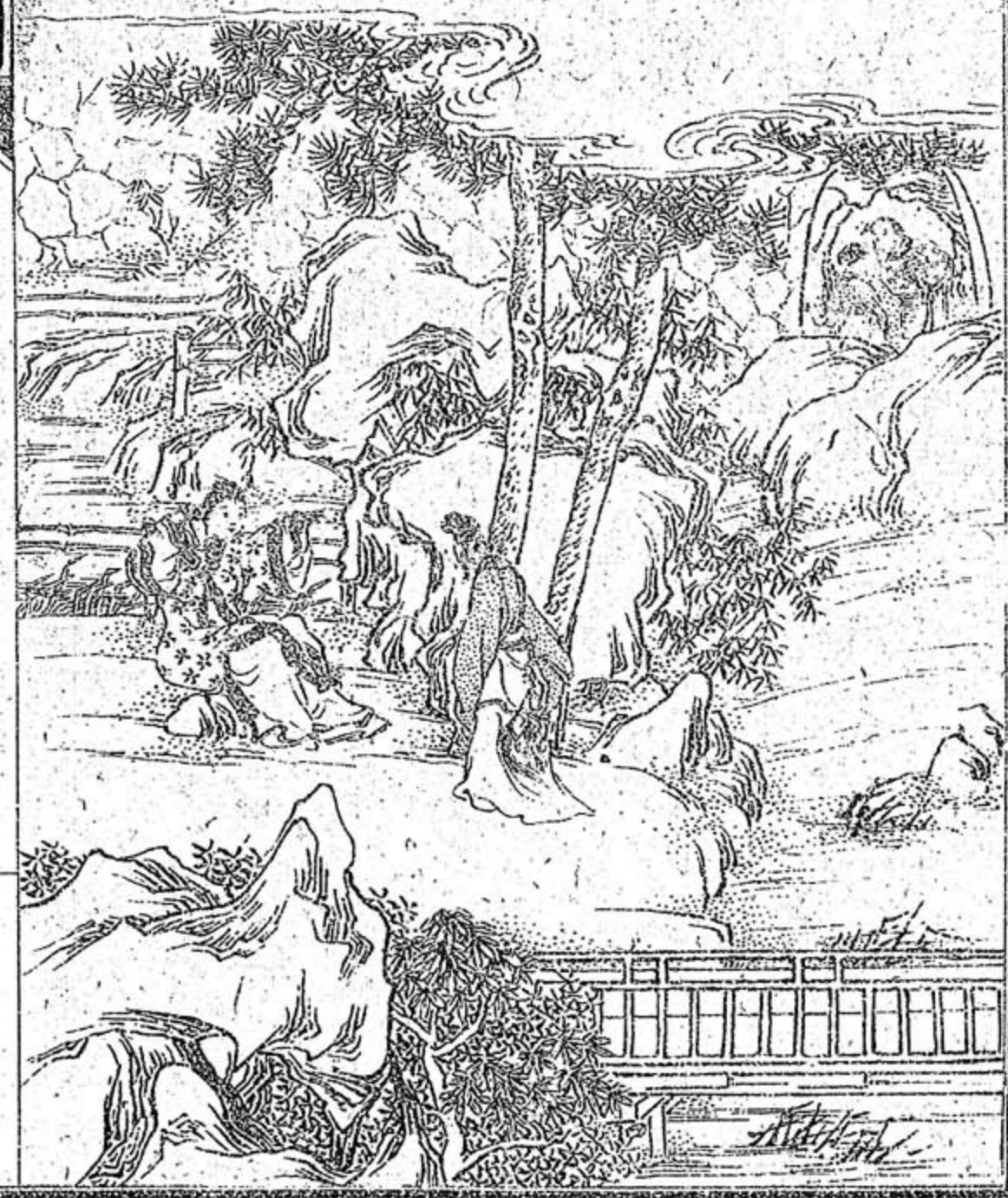
續好事香菱結深恨 惡運嫁寶玉感離情

七

紅軒原本

五
十
五

大觀園
秋景
步月



第五回

第五回